

LIFESTYLE

信報
優雅生活
::: :::

Lifestyle of Value Enlightenment
26 FEBRUARY 16 > ISSUE 162

BI-WEEKLY 每周五出版



「朋友們，快一點，我們看完這個還要訪談呢。」「朋友們，朋友們！」不時催促記者的張洹，心情有點焦急。

張洹在中國當代藝術家之中是巨星，這天到訪張洹的工作室，是他八年前從紐約回國後購下的舊工廠，地方偌大。他學習傳統油畫出身，但出道時以裸體行為藝術成名，近年以廟宇香爐灰作畫等創作，在藝壇上聲名更上一層樓。習慣位處聚焦燈下的張洹也是名大娛樂家，一開講他就不停嘴。從紐約談到中國，從猴子談到人類文明滅亡，從生死談到天葬宗教。時而哲學，時而矛盾。

文：何兆彬 圖：Fondation Louis Vuitton

紐約成名回國

品牌Louis Vuitton的Fondation Louis Vuitton藝術基金，剛於巴黎展出《本土：變革中的中國藝術》大型展覽，找來12位中國當代藝術家作品，當中張洹可說是重中之重。早前記者應邀到訪張洹上海工作室，看到其他方之大，作品之龐大，張洹受外國記者之重視，很難想像這位巨星級藝術家在30歲前一直一事無成，差點就要放棄事業。他畢業於中央美術學院教師研修班，留北京發展八年，搬了八次，不是欠房租就是被趕出去。這八年他不斷創作行為藝術，卻從沒引起注意，連吃飯都有問題。1997年，策展人高名潞赴美前問他可否用他的作品於紐約PS1畫冊上。兩個月後，高再問他照片可否用於封面，張洹終於冒出頭來——在紐約。這也為他引開了赴美的大門。

當年帶着200塊美元到紐約，張洹集合中式元素的行為藝術大為成功，邀約不斷，未幾就擺脫窮困。但八年後，他以這段話總結自己的行為藝術生涯：「因為這種類型的藝術——就是所有跟身體有關的藝術，從古到今就是一種低能的藝術形式……這種藝術起碼不是聰明的藝術。」



張洹在他的香灰畫前

今天談起回國之舉，他說：「八年前回中國，是因為在紐約已經住了八年了，而且在紐約的時間裡，讓我在地球的另一面社會背景下，我學習了很多、收穫很大。紐約已經發展到盡頭了，而中國是發生最大的變化，而我在紐約最大的收穫，不是我藝術上成功，不是我有很多收藏家，也不是我生了兩個孩子——這些都不重要的，而是我知道了，我弄清了我從那裡來——我是中國人，這是最重要的。」這些年中國國勢上揚，張洹談到這些，話中難免帶點民族情緒，抑西揚東，「回到中國以後，如魚得水，我一下在國外像個遊客做那麼多展覽，真的是如魚得水呀，把多年積累的想法——做出來。」

小時不睡覺的國家。」他再說：「前幾年我還說：中國不睡覺，美國睡不醒。」記者問他為什麼不睡覺好，他馬上改說：「我沒有說睡覺是好的，是你說的。」張洹總是喜歡在言語上耍點滑頭，訪問完結時他甚至笑說：「我做訪問不管人家問甚麼，我只在乎自己要說什麼，哈哈哈。」談回國，其實2005年他還身在紐約就說過：「我已經厭倦紐約了。」今天總結紐約八年，他說：「在紐約，我學到的最重要的是我的中國人。這之外，我對紐約的神秘感消失了，我自信起來了，我在紐約逐步自信起來，找到自己。」

「中國不睡覺，美國睡不醒」的確，張洹一如大部分國民，很驕傲於國家的發展及成就，即使談到他正創作的一個項目，與國內珠寶品牌“i Do”的合作，他也會談到：「通過這項目可以看到，中國不論是政治或改革開放，或金融體制的改變，到我們文化、電影業、娛樂業，前幾年的當代藝術，一直到商業上，整體的一種變化，人民有決心再不是過去，懶惰的國家，今天的中國是變成了24

但縱使今天如此成功，張洹不得不承認，自己是在國外成名，支持他的藏家也是老外居多，他不時會提到阿諾先生（LVMH主席Bernard Arnault）。但他巧妙地說，下輩子就會受到中國人支持，「說實在的，我今生的藝術是中國之外的人在支持我，在喜歡我；我的來生才是中國人在喜歡我，但是，它正在開始了。因為我的項目主要是在外國，在中國當然也有，但收藏家還是覺得這藝術家早期做的行為藝術裸體的，（到底）是不是藝術？這也正在改變了，但總的是比我和小一代的人比較認同我，比我老的比較不認同。」

張洹 大型香灰畫《大躍進》
ZHANG HUAN, Great Leap Forward, 2007
Ashes on linen 286 cm x 1080 cm
© Zhang Huan, 2015
Courtesy of the artist and the Pace Gallery



Fondation Louis Vuitton – Bentu Exhibition and The Collection 張洹藝術 由北京到紐約 從西藏到輪迴

創作上，他回國後確實得到大解放。他不再是語不驚人誓不休的行為藝術，參觀上海工作室/廠房，會見證他的雕塑——三四層樓高的巨人系列，頗見震撼；也有著名的香灰畫——他把從寺廟收集香爐灰回來，分類，再畫成意境深遠的畫作；另一間房放着油畫，他畢竟是留畫出身。他的創作林林總總，風格都與他成名時的大異其趣。

這還不只，他宣告，他要拍電影了，「去年我五十歲，知天命嘛。我的前半生已經結束了，後半生要開始，我想有一個年輕時候的夢，再不實現我就沒時間機會了，現在我還有精力有體力。我涉入了電影這一塊，正在寫劇本，未來三年將看到我的電影，我的藝術也跟我的電影有關，我的創作、藝術、都跟我的劇本有關係。」問到由行為藝術到今天的創作，他說：「大家看到我早期的作品，一直到今天，它的樣子在變，但它的DNA沒有變過，它要傳達的東西是一致的，是一條線的，這包括我的電影，我可能會在裡面演一個角色，可能就是個表演藝術的概念，但是形式不一樣。」

學天葬 信輪迴

拍電影，主題是關於什麼？「主題是跟西藏轉迴轉世有關係。魔幻？當然，因為西藏整個藏傳佛教，2,500多年前從印度過來，它的故事都給我很多靈感。今年夏天我去西藏待了一個夏天，拜訪天葬師。我拜了師，跟師父學怎樣要做天葬，怎樣解剖，讓身體——讓靈魂歸天。我是從大陸過來第一個天葬師。」問他可有做過整個天葬過程——把屍體從完整，用刀把它割開，把內臟取出餓禿驚嗎？「那一天，我記得面前是兩具屍體，一個是22歲的小伙子，另一個是20歲肺結核死的，他們趴在地上。師父問我要不要動手，但我那天高山反應太厲害了，一點都做不動，那我就看他做。也許明年會去做吧，我肯定會去的。」

如果參考過他的工作室，大概不會對他習天葬，遂上死亡那裡意外。這一天來看他作品外，還參觀他了的收藏，他在其中一個工作室內，堆滿了古代棺材及墓碑，天色還早，不然一定令人帶點毛毛的，張洹對石棺的背景倒背如流：「這些棺材，最早到二千年前，到一千年，由漢代到各種年代都有。」又跟法國記者解釋：「中國人死了以後，一個墓頭有一個墓誌，上面叫墓誌銘。我未來想做一個墓葬文化博物館，把全球的當代藝術，跟墓葬文化產生一個對話。」最後他跟翻譯笑說：「棺材兩個字，告訴他們（法國人），是升官發財。」

你這幾年都在思考生死問題嗎？「最近幾年我思考，其實人要解決一生的問題，也就是佛教裡講的，要解決生死的問題，才是最大的佛學問題。那麼這肯定是我永遠的主題，因為只有死亡，死亡停止以後的另一段開始，這些構成了輪迴。那我堅信

我們有來世，我信！我特別信！我信一切都是天注定的，一切都有輪迴，而且輪迴都萬萬次了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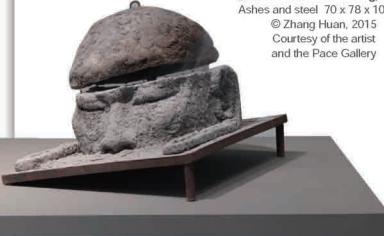
信輪迴，信注定。但談神論佛呢，他說自己什麼神都信，「人類的所有的神我都信，我去教堂，祂也是我的神；我去寺院，祂也是我的神。我去拜我的師父，那他也是我的神。因為他的樣子、他的名字不一樣，但他其實是一樣的。」

張洹告訴記者，他本來打算拍天葬做電影的一部分，但籌備期間改變主意，「我最初是想做天葬師的故事，但後來我了解到這種題材政府是不能批的，我就放棄了。」這聽來好笑，幾分鐘前他還在說「現在其實中國非常開放，你都不敢相信中國有多開放。」

張洹《問孔子系列2》Q-Confucius No.2



張洹 Sudden Awakening, 2006
Ashes and steel 70 x 78 x 100 cm
© Zhang Huan, 2015
Courtesy of the artist
and the Pace Gallery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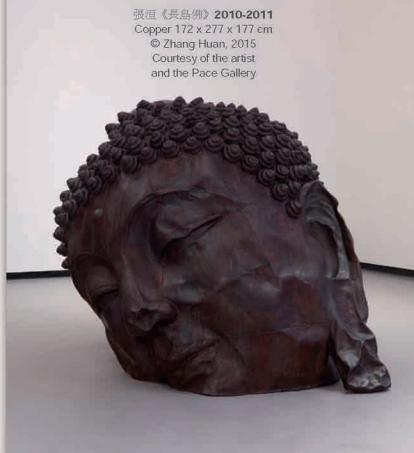


所有的宗教都救不了人類

張洹也不是盡贊中國說好話，談到這裡，他續說：「當然，在開放的浪潮中有很多問題，譬如說我們的城市發展，已經遠遠的過剩，整個國家進入一種過剩的年代。房子空置率這麼高，我們的建築一下子把全部三十年都蓋完了。全部沒有機會，後面都沒有機會了。而且，它的質量值得我們懷疑，更重要的是，我們居住在霧霾裡。」他呷啖茶，苦笑說：「昨天我看到一個報導是，在北方生活的人們，將會比南方生活的人短命五歲。」

但他還是驚訝於今天中國資訊的流通——尤其在有了微信後，比起從前：「在微信時代之前，我們在媒體上看到的太有限了，我們不知道中國在發生什麼。今天有了微信，我們一下子看到低下階層每天的狀況，每天收到很多視頻，這才是真實的中國，這種視頻包括車禍，包括女中學生的暴力事件、妓女生活等等。去年在我的家鄉發生一起事件：一個男人，殺死了六個女人，然後把六個女人的屍體分別都賣掉，賣來做什麼？傳統叫配陰婚，男人如果一生找不到老婆，死了以後他的父母會找女人屍體，埋在他墓裡，這樣他才有資格跟他的祖先放在一起。如果他是孤魂野鬼，那他就永遠不能進入祖先的墳地。」說起以上這段他特別興奮，說罷他嘆口氣：「中國幾千年，有好也有不好的傳統。來到上海，你怎能想像中原還有這種事情，我都很吃驚！」

張洹《吳昌碩》2010-2011
Copper 172 x 277 x 177 cm
© Zhang Huan, 2015
Courtesy of the artist
and the Pace Gallery



怎麼都好，中國的社會問題不是你能視而見的。我問張洹例如霧霾這些社會問題怎樣影響到他的創作，「（中國）最大的問題，不是霧霾，不是貧窮差異，這些都不是。最大的問題是你的信仰在那裡，這才是最可怕的，如果失去了這個，整個東西都丟掉了。」他其實最理解國家的問題——價值問題。令他不存寄望的其實不是中國，不是中國人，而是人類。他工作室外有一大型籠子，像動物園一樣養了幾隻猴子，張洹從前就喜歡在行為藝術內加入動物，他在農村長大，希望自己跟大自然緊密一點。

「我希望看到猴子的時候能看到自己。我養猴子已經五六十年了，我每天觀察牠們，看動物一分鐘，就看到我們一生。猴子甚麼時候才能看到我們自己呢？給吃的時候，猴子這種和平就不見了，就開始打起來！猴王一來，其他就害怕，這是一個，牠們爭的是物權。另一個爭的是交配權，這跟社會完全一樣，猴王說的算。但到猴王變老，另一個猴王來了，牠的地位就沒了，我們裡面有四個母猴子——它的四房，其他人都不敢靠近，一接近，就被猴王捏死。」

「所以，猴子跟人一樣，爭三個權：猴權、物權、交配權，我們就人權物權交配權，三個權一模一樣。這幾天我有一個發現，最大的母猴子，一下子變成四隻中最弱的，因為猴王對另一個最寵，一下子勢力變了，牠身體馬上改變了。這跟美國大選一樣，你勝了，我馬上就服了。」

觀察這些，就明白了他在香灰畫上又畫耶穌又畫孔子，睂脫眾生似的，都是從第三角度去看人類。說起發明香灰畫的過程， he 說：「十年前我回來，在寺院裡被整個氛圍、氣場震撼住了。寺院跟我們生活上，是另一個世界，大家都在祈福，媽媽摸着佛腳在自言自語說話，像精神病院一樣，為什麼這些善男善女，都像瘋子一樣？在香爐裡燃燒這些香，煙冒着，一下子就覺得這個是屬於我的。」他多次在畫中，在雕塑中出現孔子，工作室甚至有一機動作品，裝扮成孔子，一有人接近就會瘋狂搖頭擺腦，張洹：「中國各朝各代都想用孔子思想來執政施國，我提出的是：孔子思想能否救中國？是否中國唯一的一個信仰？把孔子思想放到全球，它對全球的發展又起不起作用？」頓了一頓他說：「我認為，所有的思想，所有的宗教，都救不了人類。而且各種不同的宗教都互對立，在矛盾中人類會走向滅亡。另一個原因是，人類本身就是動物，人性就是獸性，所有動物有的我們都有，所以對我來講，紐約是人類發展到極限的一個都市，西藏是人類最初的一種狀態，我把這兩種一下串起來，同時，西藏又是人類滅亡最後一個點。因為我們逃跑一定往喜馬拉雅山跑，往西藏跑……」他抑起頭來，開始咧嘴大笑：「我們一定會在那裡相遇的，我在那裡等你們。」時作真時亦假，談到這裡，已不知道他孰真孰假。



曹斐《住在人民城寨》(Live in RMB City) 2009



12個中國當代藝術家

Fondation Louis Vuitton是次展覽，共找來12位中國著名當代藝術家展出作品，他們包括了：胡向前提、徐震、邱志杰、劉曄、曹斐、陶輝、徐渠、劉窗、劉銅銅、楊福東、郝量及劉小東。展覽以「本土」為題，由路易威登基金會主辦，北京尤倫斯藝術中心(UCCA)聯合策劃。展出分兩部份，一是The Exhibition (新展覽)，二是The Collection (基金會藏品)。趕行前請留意展期，兩者有所不同。

劉小東《男孩故鄉》2013



劉詩韻《幸福與一切》2015, 毛氈裝置藝術

The Exhibition 訂餐

本主：變革中的中國藝術家
展期：即日起至4月

The Collection 訂餐：

展期：即日起至9月5日

地址：Fondation Louis Vuitton

8 Avenue du Mahatma Gandhi Bois de Boulogne 75116 - Paris

電話：+33 1 40 69 96 00